

醫宗必讀

卷之六
中
醫
宗
必
讀

乾隆丙子新鐫

雲間李士材先生原本

醫因宗必讀

上海醫學院圖書館藏



寶章堂藏板



凡例

附叢集

一是刻悉本內經并先賢名論與經旨翼贊者收採無遺間有千慮一失匪敢臆說妄評咸以經文正其偶誤具眼者必能鑒也

一方書克棟非繁而不快卽簡而多漏者也是刻洗盡浮辭獨存精要約而實該使學者一覽無餘更不必他求矣

一脉訣卽舊刻四言賦今改而刪補者居十之七俾初機便于誦習然限于字句有未盡之意則以註釋詳之另補心叅一帙或杼獨得或摘名言皆診家當亟聞者也

一藥性賦舊刻每時止有一句豈能盡其用乎茲者仍用賦體有用必詳少則三四句多至十餘言復加註釋期于詳盡并

按禁忌以戒妄投

一傷寒邪氣慘毒頭緒繁多小有不當同於掇及茲者簡要詳明方法大備闢千年之蓁蕪張暗室之明燈

一病機先祖述內經爲之註釋次採集名論叅以官窺更加圈點係證名用口辨證用△緊關用○獨得用◎訛弊用┘使讀者醒心快目了了分明

一醫案二十年來案帙頗多茲摘其稍異者附于病機之內僅百一耳

一古方最多有相類者有險僻者有漫布者概爲刪去但以切要者載在各證條下蓋已千有餘方若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醫宗必讀目錄

叢集

第一卷

讀內經論



讀四大家論

古今元氣不同論

富貴貧賤治病不同論

腎爲先天本脾爲後天本論

水火陰陽論

不失人情論

疑似之瘥須辨論

用藥須知內經之法論

藥性合四時論

辨治大法論

苦欲補瀉論

符方智圓心亦膽大論

仰人圖

伏人圖

改正內景臟腑圖說

第二卷

四言脉訣

脉法心叅

色診

第三卷

本草上
草部一百八十七種

第四卷

醫宗必讀卷之一

直氏



雲間李中梓士材父著

新安吳肇廣約生父叅

姪孫李廷芳衡伯父訂

讀內經論

古者庖犧知天而八卦列。炎帝知地而百草。堯舜知人而藏
府別經絡彰。命曰三墳。而內經其一也。班固藝文志曰。內經十
八卷。素問九卷。靈樞九卷。乃其數焉。黃帝臨觀八極。考建五常。
以人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寒暑相盪。喜怒交侵。乃與岐
伯鬼臾區等。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
難。闡發玄微。垂不朽之弘慈。開生民之壽域。第其理道淵深。文

辭古雅。非諳熟精思。鮮有得其解者。粵考嗣系。如唐之巫咸。周之長桑。秦之和緩。宋之文摯。鄭之扁鵲。漢之陽慶。倉公俱從內經分其餘緒。至于仲景遺論之撰。玄晏甲乙之次。楊上善纂爲太素全元起。列爲訓解。唐寶應中。太僕王冰詳爲次註。元之滑伯仁摘而爲鈔。近世馬蒔有發微。鶴臯有吳註。張介賓有類經。非不各有發明。但隨文訓釋。而闕疑者十之五。淆訛者復不少。邈其融洽淹通。如印印泥者。卒未之見也。黃帝謂雷公曰。覽觀雜學。別意比類。通合道理。其務明之。可以十全。若不能知。爲世所怨。又曰。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羣僚。不足以治侯王。張長沙曰。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術。上療君親。下救貧病。中以保身。但逐榮利。企踵權豪。卒遇非

常身居死地。百年壽命。委付凡流。豈不危哉。玄晏云。人受先人之體。有八尺之軀。而不知醫事。此所謂遊魂耳。雖有忠孝之心。慈惠之性。君父危困。赤子塗地。無以濟之。此聖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由經言及二氏之訓。思之。有不通身汗下。非夫也。志爲司命者。精深儒典。洞徹玄宗。通于性命之故。達于文章之微。廣徵醫籍。博訪先知。思維與問。學交叅。精氣與靈素相遇。將默通有熊氏于靈蘭之室。伯高少俞對揚問難。究極義理。以爲開導。隔垣之視不足云也。若粗獵其藩。輒以自多。便爾災木至道未明。而冀通神運。微印神聖于千古之邈。斷不能矣。將盛盛虛虛。而遺人夭殃。致邪失正。而絕人長命。長沙玄晏且絕爲罪人。尚欲爲鼎湖之勳臣。多見其不知量也。

四大家論

古之名流。非各有見地。而同根理要者。則其著述不傳。卽有傳者。未必日星揭之。如仲景張機守真劉元素東垣李果丹溪朱震亨。其所立言。醫林最重。名曰四大家。以其各自成一家言。總之闡內經之要旨。發前人之未備。不相撫拾。適相發明也。仲景著傷寒方論。蓋以風寒暑溼燥火六氣皆能傷人。惟寒邪爲殺厲之氣。其傷人更甚耳。且六經傳變之難明。陰陽疑似之易惑。用劑少有乖違。殺人速于用刃。故立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所以補內經之未脩。而成一家言者也。然所論療皆冬月之正傷寒。若夫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熱病。俱未之及也。後人不解其意。乃以冬傷寒之方。通治春夏溫熱之症。有不天

枉者幾希矣。故守

宜文

出始窮春溫夏熱之變。而謂六經傳變。

自淺至深。皆是熱症。并有陰寒。蓋就溫熱立言。卽內經所謂必先歲氣。毋伐天和。五運六氣之旨。補仲景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傷寒雖繁劇之症。仲景倡論于前。守真補遺于後。無漏義矣。獨內傷與外感相類。而治法懸殊。東垣起而詳爲之辨。如外感則人迎脉大。內傷則氣口脉大。外感惡寒。雖近烈火不除。內傷惡寒。得就溫煖卽解。外感鼻氣不利。內傷口不知味。外感邪氣有餘。故發言壯熱。內傷元氣不足。故出言懶怯。外感頭痛常痛不休。內傷頭痛時作時止。外感手背熱。內傷手心熱。于內傷之中。又分飲食傷爲有餘。治之以枳木丸。勞倦傷爲不足。治之以補中益氣湯。此卽內經飲食勞倦之義。又補張劉之未備。而

成一家言者也。及丹溪出發明陰虛發熱。亦名內傷。而治法又別。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真水少衰。壯火上升。以黃柏知母。偕四物而理之。此亦闡內經之要旨。補東垣之未備。而成一家言者也。內傷雖深危之症。東垣倡論于前。丹溪補遺于後。無餘蘊矣。嗟乎。四先生在當時。于諸病苦。莫不應手取效。捷如桴鼓。讀其遺言。考其方法。若有不一者。所謂但補前人之未備。以成一家言。不相撫拾。卻相發明。豈有偏見之弊哉。不善學者。師仲景而過。則偏于峻重。師守真而過。則偏于苦寒。師東垣而過。則偏于升補。師丹溪而過。則偏于清降。譬之侏儒觀場。爲識者笑。至有謂丹溪殿四家之末後。集諸氏之大成。獨師其說。以爲極至。不復考張劉李氏之遺。不知丹溪但補東垣之未備。非全書也。此

非丹溪之過不善宜文。談丹溪也。蓋嘗統而論之。仲景治冬。令之嚴寒。故用藥多辛溫。守真治春夏之溫熱。故用藥多苦寒。東垣以扶脾補氣爲主。氣爲陽。主上升。虛者多下陷。故補氣藥中加升麻柴胡。升而舉之。以象春夏之升。丹溪以補腎養血爲急。血爲陰。主下降。虛者多上逆。故補血藥中加黃柏知母。歛而降之。以象秋冬之降。使仲景而當春夏。諒不膠于辛熱。守真而值隆冬。決不滯于苦寒。東垣而療火逆。斷不執于升提。丹溪而治脾虛。當不泥于涼潤。故知天時者。許造張劉之室。達病本者可登朱李之堂。庶幾不以辭害志。而免盡信書之失乎。

古今元氣不同論

善夫。古人有言曰。用古方療今病。譬之折舊料。改新房。不再經。

匠氏之手。其可用乎。是有察于古今元氣之不同也。嘗考五帝之壽。咸踰百歲。三王之後。及百者鮮矣。夫人在氣交之中。宛爾一小天地。當天地初開。氣化濃密。則受氣常強。及其久也。氣化漸薄。則受氣常弱。按東漢之世。仲景處方。輒以兩計。宋元而後。東垣、丹溪。不過錢計而已。豈非深明造化與時偕行者歟。今去朱李之世。又五百年。元氣轉薄。乃必然之理。所以抵當承氣。日就減削。補中歸脾。日就增多。臨症施治。多事調養。專防剋伐。多事溫補。痛戒寒涼。此今時治法之變通也。假令病宜用熱。亦當先之以溫。病宜用寒。亦當先之以清。縱有積宜消。必須先養胃。氣縱有邪宜祛。必須隨時逐散。不得過劑。以傷氣血。氣血者。人之所賴。以生者也。氣已克盈。則自邪外禦。病安從來。氣血虛損。

則諸邪輻輳。百病宜矣。嗟乎。世人之病。十有九虛。醫師之藥。百無一補。寧知投藥少差。實者卽虛。虛者卽死。是死于醫藥。非死于疾病也。古語爲之戒曰。病傷猶可療。藥傷最難醫。故夫其難其慎。屬諸司命。臨症之頃。宜加戰兢。若執成方。或矜家秘。惟知盡劑。不顧本元。惟知古法。不審時宜。皆讀書而過。未窺元會運世之微者也。

富貴貧賤治病有別論

嘗讀張子和儒門事親。其所用藥。惟大攻大伐。其于病也。所在神奇。又讀薛立齋十六種。其所用藥。惟大溫大補。其于病也。亦所在神奇。何兩公之用藥相反。而收效若一耶。此其說在內經徵四失論曰。不適貧富貴賤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溫。不適飲

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自亂。不足以自明。大抵
富貴之人。多勞心。貧賤之人。多勞力。富貴者膏粱自奉。貧賤者
藜藿苟克。富貴者曲房廣廈。貧賤者陋巷茅茨。勞心則中虛而
筋柔骨脆。勞力則中實而骨勁。筋強膏粱自奉者。藏府恒嬌。藜
藿苟克者。藏府恒固。曲房廣廈者。立府疎而六淫易容。茅茨陋
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難干。故富貴之疾。宜于補正。貧賤之疾。利
于攻邪。易而爲治。比之操券。子和所療多貧賤。故任受攻。立齋
所療多富貴。故任受補。子和一生。豈無補劑成功。立齋一生。寧
無攻劑獲效。但著書立言。則不之及耳。有謂子和北方宜然。立
齋南方宜爾。尚屬邊見。雖然。貧賤之家。亦有宜補。但攻多而補
少。富貴之家。亦有宜攻。但攻少而補多。是又當以方宜爲辨。稟

受爲別。老壯爲衡。虛實爲度。不得膠于居養一途。而概爲施治也。

腎爲先天本脾爲後天本論

經曰治病必求于本。本之爲言根也。源也。世未有無源之流。無根之木。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自然之經也。故善爲醫者。必責根本。而本有先天後天之辨。先天之本在腎。腎應北方之水。水爲天一之源。後天之本在脾。脾爲中宮之土。土爲萬物之母。腎何以爲先天之本。蓋嬰兒未成。先結胞胎。其象中空。一莖透起。形如蓮。蓮一莖卽臍帶。蓮蕊卽兩腎也。而命寓焉。水生木而後肝成。木生火而後心成。火生土而後脾成。土生金而後肺成。五藏旣成。六府隨之。四肢乃具。百骸乃全。仙經曰。借問如何是玄牝。嬰兒初生。先兩腎。未有此身。先有兩腎。故腎爲